

陳天華

中國
書

上海人民出版社

中国近代史丛书

陈旭麓 主编

陈天华

王鉴清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 曹剑英
封面题字 周慧珺

中国近代史丛书

陈旭麓 主编

陈天华

王鉴清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54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市印刷四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2.5 字数 46,000

1982年11月第1版 1982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7,000

书号 11074·587 定价 (六) 0.22 元

出版说明

这一套《中国近代史丛书》，现已出版《鸦片战争》《太平天国革命》及《林则徐》《黄遵宪》《秋瑾》《孙中山》等二十余种。为了适应读者的需要，今后将继续组织出版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等方面的题材；每本由四万到十万字不等。热诚希望得到同志们的帮助和支持。



陈天华像

目 录

- 一、以天下为己任····· 1
- 二、东渡留学·····10
- 三、著书警世人·····20
- 四、组织华兴会和长沙起义·····31
- 五、追随孙文力主联合·····38
- 六、怒斥康梁·····48
- 七、蹈海殉国·····61

一、以天下为己任

毛泽东同志回忆少年时代读了《警世钟》这本宣传革命的小册子，对自己的影响说：“我现在还记得这本小册子的开头一句：‘呜呼，中国其将亡矣！’”并说：“自此，我开始意识到，国家兴亡，匹夫有责”。^①这本小册子的作者是辛亥革命准备时期资产阶级革命派的著名宣传家陈天华。陈天华一生写了大量充满爱国主义激情的不朽作品，除了《警世钟》外，还有《猛回头》、《现世政见之评决》、《最后之方针》、《国民必读》、《中国革命史论》、《论中国宜改创民主政体》和中篇小说《狮子吼》等^②。这些作品的广泛流传，对当时爱国革命思潮的传播，起了巨大的作用，为辛亥革命的舆论准备作了出色的贡献。

一九〇五年冬，为了抗议日本政府镇压中国留学生的爱国革命活动，唤醒民众的救国觉悟，愤慨无比的陈天华毅然于十二月八日在日本东京大森湾蹈海自杀，是年三十一岁。他的死，在当时留日学生和国内爱国志士中引起巨大

① 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中译本，三联书店一九七九年版，第一——二页。

② 陈天华的文章见《陈天华集》，湖南人民出版社一九五八年版。

反响，群情激励。十二年后，周恩来同志东渡一衣带水的日本时，曾写了一首感奋人心的壮丽诗篇：

大江歌罢掉头东，邃密群科济世穷。

面壁十年图破壁，难酬蹈海亦英雄。

在这首诗中，周恩来同志热情洋溢地歌颂了为民主革命献身的英雄陈天华，又为自己献身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立下了庄严誓言。

陈天华原名显宿，字星台，号思黄，又号过庭，一八七五年生于湖南省新化县下乐村。二岁丧母。父亲陈善是个乡村塾师。因为家境贫寒，少年的陈天华，只得由父亲课读。他天资聪颖，学习刻苦，九岁时就把一部《左传》读得烂熟。他又爱好文学作品，乡间能看到的书很少，偶尔找到一些小说、唱本，他都爱不释手。《水浒传》、《西游记》、《三国演义》、《封神榜》、《二度梅》、《粉妆楼》等书，他不但读得津津有味，而且还经常模仿这类文艺体裁，写作一些情节生动，文字流畅的通俗小说与民歌小调。乡邻都惊叹他的才华，称他为“神童”。少年时代的贫苦生活，对历史、艺术作品的爱好，为他在辛亥革命期间，写出感情丰富、文体通俗的小册子，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陈天华的少年时代，中国正进一步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苦难深渊。陈天华出生的那一年，云南人民在中缅边境，打死了从事侵略活动的英国传教士马嘉里，英国趁机对清政府进行武力恫吓，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中英《烟台条约》。一八七九年，日本侵略者正式吞并琉球，改琉球为冲绳县，从此琉球成为日本侵略中国的前哨基地。一八七一年，沙

俄侵略军占领了伊犁，一八八一年清政府被迫签订中俄《伊犁条约》，沙俄继割占中国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一百万平方公里领土和新疆以西四十多万平方公里领土之后，又吞并了中国七万多平方公里的领土。一八八五年中法战争，以法国“不胜而胜”，中国“不败而败”，签订《中法新约》而告终，彻底暴露了清政府的腐败无能。中国边疆危机越来越严重了。

那时的湖南，虽然还不是外国资本主义武装直接侵略的地区，但是外国侵略者的急先锋——传教士，早已深入到它的穷乡僻壤。他们霸占田产，包庇歹徒，欺压乡民，收集军事、政治、经济情报，罪行累累，罄竹难书。因此，湖南人民反洋教斗争也就十分激烈。

早在太平天国革命运动期间，湖南就是革命与反革命激烈争夺的地区。太平天国革命失败后，湘军官僚集团仗手中武力和政治特权，疯狂地兼并土地，成为举国侧目的恶势力。曾国藩的胞弟、湘军将领曾国荃，一人霸占的土地就多达六千亩。农民为了租种地主的土地，首先要交给地主一笔“押租”或“押金”。光绪年间（一八七五——一九〇八年），湖南的“押金”，一石租竟高达六点五串。农民用自己的工具耕种地主的土地，每年被迫将一半以上的收成用来交租。在封建地主阶级的沉重压迫和剥削之下，农民群众小规模的反压迫反剥削斗争此起彼伏，连续不断。

严重的民族危机和尖锐的阶级矛盾，给陈天华的影响无疑是十分深刻的。他在少年时代，“遇乡人之称颂胡、曾、

左、彭功业者，辄唾弃不顾而有愧色”^①。他痛恨曾国藩、左宗棠之流，认为他们只知替清朝统治者杀人，实为湖南人中的败类，万世的罪人。这种强烈的反清情绪，便是他以后革命思想的萌芽。

十九世纪末叶，中国的民族危机更加严重。当时有幅题名《时局图》的画轴，把祖国山河变色，神州瓜分豆剖的险恶局势，描绘得“不言而喻，一目了然”。画中象征着沙俄的北极熊，践踏着我北部领土，并把吞并中国东北部的阴谋列入了扩张计划；一只岸然箕踞的狗，一屁股坐在长江流域，示意英国已把我长江南北划入了它的势力范围；一个扬肢鼓腹的蛙，匍匐于越南，前肢攀住我国的云南和广西，那是法国吞没越南后，企图独占我西南的形象写照；一条粗黑的毒蛇，缠绕着山东，表示那里已经落入了德帝国主义的魔掌；从日本引出一条黑线，紧系台湾，延伸向福建，标志着日本侵略者占领了台湾，并向福建伸出魔爪；还有一只硕大无比的饿鹰，振翅欲飞，从菲律宾扑向中国，那是美帝国主义的凶相。面临着这样危险的时局，当时杰出的维新爱国志士谭嗣同悲愤地呼号：

“世间无物抵春愁，合向苍冥一哭休，

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

提出了全国人民共同关心的大问题。而清政府却依然沉沉酣睡，括削民财，荒淫无耻地过日子，不仅如此，它还以封建文化来麻醉人民，使文人耽于“之乎者也”，武人习于“石马弓刀”，以此磨灭中国人民的反抗意识。因此，救亡爱国成

^① 冯自由：《革命逸史》第二集，第一二九页。

了摆在中国人民面前最迫切的任务。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风华正茂的青年陈天华，是一位爱国主义者，他无比热爱祖国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有一次他路过驿亭，面对着祖国的破碎山河，百感交集。深为自己“幼年也曾习得一点奴隶学问，向望做一个奴隶官儿”，感到惭愧。在瓜分之祸迫在眉睫，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情况下，他十分愤恨清政府的腐败，越想越觉得爱国救亡责任重大，愤慨之下，就在墙上信笔题诗：

莫谓草庐无俊杰，须知山泽起英雄^①。

表达了他以天下为己任的雄心壮志。

一八九六年至一八九七年间，陈天华的父亲到新化县城谋生，住在资江书院里。陈天华也跟着来到县城，靠做小贩维持生活，有空就到书院旁听。一天，资江书院院长邹苏柏给学生批阅作文时，见其中一篇洋洋洒洒、长达几千字的文章，议论精当，材料丰富，大为诧异，原来是陈天华所写。邹苏柏很赏识陈天华的才华，破例允许他借阅书院里的藏书。书院里有一部二十四史，陈天华“整日整夜细心研读”，“每读书至奸佞乱朝，夷狄猾夏，制度废弛之所由”，^②常常掩卷长叹，引起对当前民族危机深切的关心和忧虑。邹苏柏爱惜人才，便对新化巨绅陈御丞说：“你们族里出了一个奇人，你当周济周济吧”^③。陈御丞当即为陈天华立了一个折子，每月供给他三斗米，一串钱。陈天华从此

^① 杨源潘：《陈天华殉国记》，见《湖南历史资料》一九五九年一月。

^{②③} 罗元鲲：《陈天华的少青年时期》，见《湖南历史资料》一九五九年一月。

衣食无忧，就一心一意书院中读书。

陈天华在资江书院读书期间，资产阶级革新派谭嗣同等人在湖南创办报刊，设立学堂，组织学会，公开提出废科举、兴学校、开矿藏、修铁路、造轮船、办工厂、改官制等变法维新的主张。一八九七年十月，湖南巡抚陈宝箴在长沙设立“时务学堂”，提倡新学，反对旧学，聘请梁启超、谭嗣同、唐才常等为教习，以培养精通中西文化的人才，推动全省的维新运动。“时务学堂”为了帮助二十岁以上的青年学习新学，还加收外课生。

陈天华对自己“幼为奴隶学问所误”，甚为遗憾。时务学堂的招生消息传开后，陈天华便想前去应试，他的要求得到了父亲陈善的赞许。经考试合格，陈天华被录取为时务学堂外课生。他勤奋学习学堂规定的经学、子学、文学、西学等课程，尤其潜心钻研西方的新学，很快就成了外课生中的尖子。由于时务学堂提倡资产阶级民主、平等思想，形成了一股新风气，因此，遭到湖南地主阶级顽固派的非难。他们指责时务学堂的教育方针违背朝廷兴学的本意，“使学生误入歧途”，成为“无父无君之乱党”，“不复知忠孝节义为何事”^①，对时务学堂的师生深怀不满。维新和守旧之间的斗争，非常激烈。

一八九八年一月，谭嗣同、唐才常又创立“南学会”，总会设在长沙，各县设分会。南学会宣传世界形势和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学说，阐述变法维新的主张，是督促推行新政的重要机构。在南学会的推动下，湖南的维新运动进一步

^①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第二册，第六四〇页。

开展起来。三月，谭嗣同等又创办了《湘报》，作为南学会的机关报，发表了不少有关维新变法的论著，主张“君民共主”的立宪政治，传播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冲破了封建思想的罗网，使不少知识分子开始从封建文化的束缚中挣脱出来。

在维新思想的影响和推动下，湖南各地纷纷改革书院，有计划地创办新式学堂。陈天华的家乡新化，也开办了一所“实业中学堂”。陈天华又以优异成绩考入该校，在校如饥似渴地学习西方的自然科学和社会政治学说，特别喜欢与同学谈论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思想，并以新颖敏锐的见解，“为时流所侧目”^①。

一八九八年，严复翻译的《天演论》出版后，轰动一时，产生了巨大影响，成了人们变法救国的理论根据，而“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等等新名词，也成了社会上最流行的口语。新化实业中学堂等校教师还拿《天演论》当作教课书。有一次，实业中学堂老师出了一个《述志》的作文题。陈天华很快写好，第一个交了卷。他只用短短的一百多个字，写出了他主张政治改革的志愿。文章说：“大丈夫立功绝域，决胜疆场，如班定远、岳忠武之流，吾闻其语，未见其人。至若运筹帷幄，赞划庙堂，定变法之权衡，操时政之损益，自谓差有一日之长。不幸而布衣终老，名山著述，亦所愿也。至若徇时俗之所好，返素真之所行，与老学究争胜负于盈尺地，有死而已，不能为也。”^②老师看了不禁拍案叫绝，倍加

① 杨源濬：《陈天华殉国记》，见《湖南历史资料》一九五九年一月。

② 罗元鲲：《陈天华的少青年时期》，见《湖南历史资料》一九五九年一月。

赞赏，在卷上加了一段批语：“狭巷短兵相接处，杀人如草不闻声”^①。意谓新学与旧学斗争的激烈程度，有如狭巷短兵相接，你志趣远大，立场鲜明，文辞犀利，象利刃斩草一样痛快。批语写好后，感到意犹未尽，又加了一个眉批：“少许胜人多许”^②。并把陈天华评为一等第一名。这时，陈天华的思想虽还没有超越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范畴，但他的爱国热情已燃得白炽了。

一八九八年九月八日，《湘报》一四九号刊登了《新化县童生陈天华等〈公恳示禁幼女缠足禀〉并批谕》。陈天华等大声疾呼：“为禁革敝俗，恳示通行，事禀妇女缠足，于古无征……害及天下万世”。要求政府“出示晓谕，以觉愚俗，而变颓风，则不惟二万万女孩馨香顶祝，而强种保族之举，亦略见一端矣”。当时，梁启超这样描述了受维新运动影响的年青一代，“湖南民智骤开，士气大昌……人人皆能言政治之公理，以爱国相砥砺，以救亡为己任，其英俊之才，遍地皆是，其人皆在二、三十岁之间，无科第，无官阶，声名未显著者，而其数不可计”^③。陈天华正是这些人中的一个代表。

戊戌变法经不起顽固派的轻轻一击，便遭到了惨败，谭嗣同等六人慷慨赴义，康、梁逃亡日本。戊戌政变后，湖南省内的一切维新事业也被迫停办。湖南巡抚陈宝箴和其子主事陈三立，学政徐仁铸和其父侍郎徐仁靖，都遭革职。当

①② 罗元鲲：《陈天华的少青年时期》，见《湖南历史资料》一九五九年一月。

③ 梁启超：《戊戌政变记》，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第一册，第三〇三页。

时有人用反话写了一副对联：

陈陈相因，徐徐云尔，不孝男罪孽深重，祸延显考，
兵部侍郎，礼部侍郎。

侃侃而道，迢迢而行，维新党潜通消息，勾引奸邪，
抚台父子，学台父子。^①

联语也说明了改良主义道路走不通。一九〇〇年九月唐才常在长江一带设立“自立会”，组织“自立军”，企图武装勤王，不久被清政府扑灭。各省自立会成员和维新人士被杀达二百余人。陈天华从谭嗣同、唐才常等人的悲剧中，认识到改良主义道路是走不通的，于是开始寻找新的出路。

① 《清稗类钞·诙谐类》，第六五页。

二、东渡留学

一九〇〇年北方爆发的轰轰烈烈的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粉碎了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阴谋，也彻底暴露了清朝封建统治的反动腐朽。以那拉氏为头子的清朝统治集团，为了维护摇摇欲坠的统治，实行了“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的卖国政策。它被迫在一九〇一年下诏变法，宣布实行所谓“新政”。首先，“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改为外务部”，以适应帝国主义侵略扩张的需要。其次，采取了裁绿营，汰胥吏，练新军，设巡警等措施，调整镇压人民的国家机器。同时，竭力搜括人民的钱财，用以偿还战争赔款。在文化教育方面，清政府陆续发布了废八股、停科举、兴学堂、选派留学生的诏令。清政府改变教育制度的指导思想，并没有超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范围，清政府曾经三令五申：各级学堂“当以四书五经、纲常大义为主，以历代史鉴及中外政治艺学为辅”^①，“均以忠孝为本，以中国经史子学为基础。俾使学生心术一归于纯正，而后以西学渝其智识练其艺能”^②。这显然是一种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教育改革，企图把

① 《光绪朝东华录》，第四七一九页。

② 同上书，第四九〇二页。

留学生和国内学生囚禁在封建统治的牢笼内。

清政府“变法新政”的诏令颁发后，湖南自一九〇二年开始全面改革学校制度，以学校代替科举，派人出洋留学。当时，对出洋留学和留学日本鼓吹得最起劲的是张之洞，他说：“出洋一年，胜于读西书五年”。“至游学之国，西洋不如东洋，一、路近费省，可多遣；一、去华近，易考察；一、东文近于中文，易通晓；一、西学甚繁，凡西学不切要者，东人已删节而酌改之”。^①这些观点，他多次上奏，反复鼓吹，而且写入他和学部大臣张百熙在一九〇二年制定的《学务纲要》。于是一衣带水的日本，一时成为中国青年留学生荟萃之地。这一年湖南省保送了十二人前往日本留学。以后，留学外国的人逐年增多。到一九〇四年，中国留日学生的总数已增至一千三百余人。一九〇五年年初，清政府驻日公使杨枢给学务大臣和各省督抚报告中说：“陆续选派学生来东就学，综计人数已逾三千。”^②其中湖南留学生在八百人以上，占留日学生总数的四分之一。至一九〇五年下半年，留日学生竟增加到八千人。二十世纪初期，留学运动已蔚然成风。

一九〇〇年，陈天华在长沙岳麓书院读书。六月，他的父亲病死，他星夜徒步归里奔丧，由于悲痛过度，患了重病。病愈后，于一九〇一年在新化实业中学堂继续读书。他每次参加学校或省级的考试，“辄冠其曹”。当时一位有名望的

① 张之洞：《劝学篇（下）·游学》，见《张文襄公全集》第二〇三卷，第六页。

② 《光绪朝东华录》，第五二八七页。